

寻访造纸作坊

文/汤国

我曾经迷恋于各地手工造纸作坊,是想寻找到符合自己要求的绘画用纸,它能经得起随心所欲的笔力和重彩的皴染,还要保留古代绘画韵味的意境,来替代今天的“宣纸”,现在回想起来是个可以与大家分享的故事。

今天书画用纸都以“宣纸”的名号充斥市场,其实里面却根本没有宣纸的原料和成分。何谓“宣纸”一直以来都有争论,限于篇幅在此无法展开对其渊源的考证。

宣纸有说是宣德年间所出。那时有宣铜、宣德漆器、宣铁。明代人张岱说:“宣德制铁琴、铁笛、铁箫,其声清嫩,非竹木所及。”可见宣德年间以年号命名的器物还真不少。有从徽纸发展而来之说,也有出自宣州地区而出名等。

宣纸的标准应该是以其原料来界定。是以青檀皮为原料可称为宣纸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进入宣纸生产腹地泾县,三轮马自达穿行在泥泞的山路,车轮裹着泥沙在湿漉漉的石头上打滑,身边划过水雾浸润的青檀树在山里盘旋,慢慢地进入云霄。

为了寻找洁净的水源和丰富的纸料,纸农们迁徙到这个叫小岭的地方,在此定居已有600多年的历史。大山寂静,纸棚里传来哗哗的捞纸声,伴随着虫鸟的鸣叫。远处山坡是摊晒草料的晒场,一大片深褐色、黄色、浅黄灰、灰白组成一幅巨大的画作,一座装置艺术的山。多少年来这个作品一直在延续。

纸作坊有明清建筑,五六十年代的房屋和一些简易大棚。古老的大青石板纸槽被水泥纸槽代替,电动马达捆绑着石臼,替代了脚踩捣练纸料。洁净的溪水储存在专门的水池,专供纸浆槽使用。

作坊里还沿用杨桃藤取汁,来做分离纸张的纸药,古代捞纸的纸药是杨桃藤。分离剂在捞纸过程中是很重要的环节。

几个大石灰坑在满山翠绿中白得很刺眼,旁边码放高高的圆形草堆冒着热气,一口巨大的铁锅下面生着火在蒸煮草料,这是宣纸唯一的配料沙田稻草。备料、编帘、捞纸、烘纸、检纸、切纸……一张纸一百多道工序都在方圆十几里范围内完成。

古法纸料是通过日晒雨淋让纸料性质自然分解。青檀皮除去植物素、蛋白质等物质,得到洁净的纸料纤维,这是个漫长的过程,纤维的白是光合作用自然变白。

我曾经在原始的自然林里看见溪边植物的皮在水里漂荡,溪流把它梳理成柔韧、洁白的纤维。长年累月反反复复,溪水不急不缓,日复一日地将纤维千锤百炼,自然的白是漫长的过程。

洁白的皮料,呈现出淡泊、从容的气质。所以清中期以前,用这样的方式制作的纸料,造出的纸是最优质的,最符合“纸寿千年”的标准。不会氧化发黄变硬变脆,笔墨细腻、润泽,稳固了变化丰富、韵味无穷的古代绘画作品。

一丝丝纤维在流泉中舞蹈,缓慢地摆动柔韧的身段,姿态万千。

再捣练成更加细微的蓉絮配料在纸浆池中,加入“土碱”,就是用梧桐树籽的壳烧成灰,用水洗涤、过滤成“桐碱”用于纸浆制作过程的碱处理。

放入这种桐碱做出来的纸,温润、柔软,光泽柔和,纸的白度呈现出月光的白色,优雅至极。这种纸的本身就是一件价值连城的艺术品。我憧憬的纸,就是要这样诞生。

“造纸最重要的是纸料。”这是“纸料大师”张根季老先生说的。我的纸料经验几乎全部来自张老先生。那年老先生已八十多岁,还在山上干活,堆放、晾晒、挑选清理皮草料,那双树根般的手,微微颤抖力量实足。

为了缩短纸料加工的周期,“在清代这里就已经使用上洋碱了”,是为了出皮料,为了白净度还使用了漂白剂。这使我十分惊讶,表面上看似古法手工造纸作坊,其实不然。

有一段时间河流污染越来越严重,都是因为纸料加工过程中添加了化工原料所致。今天这些方法还在使用,不过这些纸料加工工地都在外地,污染也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了,都是为了快速得到纸料之故,躲避污染罪责,这是让人极为悲哀的现实。今天各地的青檀皮料、槲、栲、枸、麻、棉、藤等,加工过后,包括进口纸料都被购进这个地区,手工机器规模捞纸在扩大。

张老先生是古法造纸不多的传承者,他把握着和自然同步的节奏。我们的对话朴素、幽默,告别时紧紧地握了手。他指着前方说那边是蔡伦祠,他希望我去祭拜这位先人,“不远,你去哦。”

蔡伦祠,我最终还是没去。今天祭拜他的意义,只是弘扬一种文化符号。他创造的纸如果留存到现在,应该都在博物馆里。

我曾经想象,许湾深潭山麓里的蔡伦祠,那个明代建筑的废墟,听说民国时期有重修,并有碑记一方,后又坍塌了。当地人去祭拜蔡侯神像,是因为他们曾经做出过世界上最独特、最高级的宣纸,并有极高的世界声誉和回报,而虔诚地去拜祭蔡侯,感恩蔡侯,曾经香火旺盛。

我不知道今天的纸农是否还去祭拜蔡侯,可能我们的产业大军规模越来越大,技术越来越先进了,无需再感恩蔡侯,他的方法早已过时了。

今天很多赋有文化特色的纸种都由西方或日本传来。他们将纸的文化和丰富性做到了极致,品质做到了极致,“和纸”的名声不容小觑。

今天看来无论什么纸,毕竟是纸。

纸的意义在于文化品质,在于纯洁自然,在于各种化学物理国际指标的达标,在于纸本身文化含量的丰富性,在于想象力和常识的普及。虽然“宣纸”(书画纸)阻碍了优秀水墨的发展,但是也会伴随市俗社会的国画永远存下去。■



岁月合片
摄/李阳东

乘滑轮车去远方

文/张文宝

乘滑轮车去北京,是我童年的梦想。

那时,我十二三岁,北京是这个世界上最让我惦念的地方。做过无数个北京梦,想象过无数遍天安门城楼的模样,觉得遥不可及,也只能想想,一辈子也不可能去。

我生活的海边小镇,坐落在山坡上,大路小路都是斜坡,汽车少、自行车少,上街爬坡,上学也爬坡。突然间,镇上的很多孩子有了滑轮车,一块方正的木板下,装上三个滑轮,坐上,有人从背后用力一捅,滑轮车在一条溜光的水泥路上像汽车一样朝前奔去,这成为孩子们眼热抢手的宝贝疙瘩。

我的想象开始了,乘滑轮车去北京。我十足相信自己的聪明,自己动手做一个自动的滑轮车,速度超过自行车,能坐三个人,一星期开到北京天安门。我瞄上了二叔家正在用的一个大滑轮,信心十足地筹划,

只要有了这个大滑轮,自行车一准是做成了。悄悄地,我拿到了大滑轮,白天黑夜忙碌装配自行车。结果可想而知,失败了。我的小房间地上,丢满丧气的木板、滑轮、铁丝。

人在长,梦想在长。我乘滑轮车去北京的梦想一直在长着。港口码头上有解放牌卡车去新浦,我心动了,想坐车,想享受在飞快行驶的车上迎风欣赏路过的风景,看着路上的行人驻足仰慕。我把坐汽车看成是乘滑轮车,不是去七十里外的新浦,而是去远方。

汽车去新浦都在大清早。要搭车的人,只有司机点了头才能上车。我不认识司机,低头呆在一边。汽车刚开动的瞬间,我突如其来地扒上车。车子奔驰着,我昂首挺胸,让强劲的晨风抚摸,豪情满怀。我想到了我的“滑轮车”,当年如造出来在路上跑就是这个样,迎面的风扑来会睁不开眼睛……

汽车让我大开眼界,连呼过瘾。回来的路上,它与暴风雨、电闪雷鸣较劲赛跑。闪电暴躁追逐,大风吼叫狂赶,乌云滚滚挤压,骤雨歇斯底里紧紧撵着要拍打车子。骤雨始终没有追上车子,我和车上人终于没有淋成落汤鸡,我对汽车的四只轮子刮目相看。我爱起了汽车,我爱汽车上的每一块木板、每一颗螺丝钉,我爱油箱里散发出来的如花如兰的汽油芬芳。

梦想是不老的,是年轻漂亮的。三十岁了,我坐桑塔纳去北京,人坐小车心登“滑轮车”。

北京十里长安街上,车水马龙,爱车的人尽情欣赏起各式汽车。

我静静地走在北海公园的人行道上,迷恋起三三两两的孩子,他们如同一尾尾小鱼,在人群夹缝间娴熟、灵巧地踏着滑轮车……■

一条裙子的路途

文/修白

八年前,患了胃癌的舅舅,住在云南边陲小镇某医院多年。他拒绝理发、剃须,时常糊涂,连亲人的相貌和声音都分辨不出。他今年八十三岁,滇西七支队的老游击队员。此刻,他听说我们要从南京来看他,理发,剃须,出院。戴顶黄军帽,拄根拐杖,端坐在堂屋的正中,像个威严的土皇帝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,舅舅来过南京。他给年幼的我十块钱买裙子,那条绿色的孔雀尾裙子,是我对这个陌生老人的唯一记忆,它把我们维系了一生,三千公里的距离,被舅舅用一条裙子缩短。

去芒市的大山上,给祖先扫墓。母亲跪在祖母坟头痛哭,说一些我们听不懂的方言,夹杂南京话。哭到伤心处,舅舅拐杖落地,大声说,共产党员要节制,不哭。

舅舅单腿爬上墓基,伸长脖子看舅妈的墓碑。他看得那么认真,一次又一次把头伸进去,我无法理解这个老人的动作,他在寻找什么,他一定在寻找什么。他手指着舅妈坟墓相连的墓穴,那是他的,他的坟墓边上还有一块空地,他指指母亲,虽然他说的是方言,我听不懂,但意思我是明白的,他要她以后葬在他的身边。这是一个

幸福的眼含热泪的终极邀请。这个世界上,有多少人能接到亲人的最后邀请呢。

早上去和舅舅告别。走了两步,回头看他,想着这一走,不知道以后能不能再见到他,又回过头去再次道别。舅舅一副不屑的样子,大丈夫、游击队员、共产党员的本色尽显,他对我摆摆手,神情是去吧,走吧,不要小女儿的酸腐样。往前走了一段,回头看舅舅,他正眼望着我们。他心里在想什么,无法猜测,希望他不要伤感,以为我们只是出远门,还要回家。■